

# 燕雀安敢和鸿鹄厮拼？

## ——卢俊义的悲剧(之二)

□胡杨

上回我们说到，吴用扮作算命先生，打算来北京城赚取卢俊义上梁山。在卢府里，卢俊义与吴用两人揣着明白装糊涂，上演了一出十分精彩的对手戏。然后，吴用便带着李逵，急急忙忙地赶回梁山，去准备迎接卢俊义上梁山了。

那么，送走了吴用之后，卢俊义又是一番怎样的情状呢？

小说写道，自从请吴用算了那一卦之后，卢俊义就寸心如割，坐立不安了，用小说的原话说是“一日耐不得”。于是，卢俊义当即就叫了当值的，去召集众位主管前来商议事务，想着要立马赶赴山东。

吴用的出现，在卢俊义原本平静的心底里激起了阵阵涟漪。

应该说，卢俊义是个很有才华、很有抱负的人。

小说第六十一回有首“满庭芳”词，是这样赞美卢俊义的：“目炯双瞳，眉分八字，身躯九尺如银。威风凛凛，仪表似天神……杀场临敌处，冲开万马，扫退千军。更忠肝贯日，壮气凌云。慷慨疏财仗义，论英名播满乾坤。”

可见卢俊义长得是身高九尺，相貌堂堂，威风凛凛，“仪表似天神”，不但武艺超群，可以在战场上冲开万马、扫退千军，而且还忠肝贯日、壮气凌云、英名播满乾坤。

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武艺超群、忠肝贯日的英雄好汉，却一直“不曾逢着买主”来一展自己的本事，实现自己的抱负。

所以，卢俊义虽然是个商界大佬、江湖闻人，号称“河北三绝”、“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”，但是却从来没有机会为朝廷立个功、建个业，至今仍然只是一个员外之身。

现在这梁山泊的贼人，竟敢公然寻到北京城，找到自家的门上，来向卢俊义发邀约了。这就极大地刺激了卢俊义，激发了卢俊义明知梁山险、偏向梁山行的豪情。

可以这样说，正是吴用的意外出现，让卢俊义忽然发现了一条施展才华、成就功名、实现抱负的捷径。

他卢俊义就是要去梁山泊，生擒了宋江那帮贼寇，把学成的那身武艺显扬于天下，报效于朝廷，真正做一回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大丈夫！

所以，一日也耐不得的卢俊义，当天就与众位主管和家人商量要去东岳泰山了。

卢俊义对众人所说的理由很简单，就是想去东岳泰山烧香消灾，躲过这场灾晦，顺便再做些买卖，看看风景。

但是大家听了卢俊义的想法之后，都纷纷提出了反对意见。

尽管卢俊义刻意隐瞒了自己去东岳泰山烧香的真实目的，但是，燕青还是一语道破了卢俊义的心思：“倒敢是梁山泊歹人，假装阴阳人，来煽惑主人。”

卢俊义听了便道：“你们不要胡说，谁人敢来赚我！梁山泊那伙贼男女，打甚么紧！我观他如同草芥，兀自要去特地捉他，把日前学成武艺，显扬于天下，也算个男子大丈夫！”

李固还想找理由推脱不去，卢俊义大怒道：“若是哪一个再阻我的，教他知我拳头的滋味。”吓得李固面如土色，众人也不敢再吱声了。

于是，卢俊义就意气满满地押着十辆太平车，满载着山东货物向东岳泰山进发了。

金圣叹显然看出了卢俊义见了吴用之后的内心躁动，所以在“吴用智赚玉麒麟”这一回的回前总评里这样批道：“写卢员外别吴用后，作书空咄咄之状，此正白绢旗、熟麻索之一片雄心，浑身绝艺，无可出脱，而忽然受算命先生之所感触，因拟一之于梁山。”金老先生对卢俊义的这一心理分析，还是很到位的。

但是金老先生将卢俊义见了吴用之后的那种急切难耐的心理变化，大笔一挥改作“空咄咄之状”，这显然是误读了小说编写者的本意，也是有损卢俊义形象的逻辑发展的。

有的看官看到这里可能要问了，卢俊义既然是借去东岳泰山烧香消灾之名去捉梁山贼人的，那么，他为什么还要捎带着十辆车的山东货物呢？

我觉得卢俊义之所以要这样做，至少有这样三个原因：

一是卢俊义本来就是员外，所以，他此去山东，不但要顺道捉几个梁山贼人，再去东岳泰山烧香消灾，还要做些生意，赚点钱。因为做生意赚钱，是卢俊义作为一个员外的本分。

二是卢俊义非常自负，他压根就没有把梁山放在眼里，一点也不担心这十辆车的货物会被梁山打劫了去。因为卢俊义棍棒天下无双，一直是以江湖闻名的好汉自居的。

另外更为重要的是，卢俊义是把这十辆车当作装载梁山贼人上东京请功的运输工具了。卢俊义到了梁山泊边喝骂李固的那番话，暴露了他的心思：“撇了货物不打紧，且收拾车子捉人，把这贼首解上京师，请功受赏，方表我平生之愿。”因为在卢俊义的眼里，这伙梁山贼人只不过是些“燕雀”罢了，而他卢俊义则是不凡的“鸿鹄”，“这等燕雀，安敢和鸿鹄厮拼？”

既然卢俊义去东岳泰山烧



香消灾、做做生意只是一个借口，他的真实目的是要去梁山捉了宋江等贼人上京请赏，那么卢俊义到了梁山泊之后，又是怎样做的呢？

小说写道，卢俊义一到了梁山泊边，就从衣箱里取出四面事先早已准备好的白绢旗，问店小二讨了四根竹竿缚了起来，分别插在前面的四辆车子上。那每面旗上，都楷楷般大小地写着七个字：

“慷慨北京卢俊义，远驮货物离乡地。

一心只要捉强人，那时方表男儿志。”

李固等人见了这四面白绢旗，都吓得一齐叫起苦来。

那店小二就问卢俊义道：“官人莫不和山上宋大王是亲么？”

卢俊义道：“我自是北京财主，却和这贼们有甚么亲！我特地要来捉宋江这厮！”

店小二道：“官人低声些，不要连累小人，不是耍处！你便有一万人马，也近他不着。”

因为店小二明白，朝廷派大将呼延灼引了一万军马来收剿梁山泊，尚且大败而归，现在你卢俊义孤身一人，就敢这样公然来挑战梁山泊，那结果肯定是有去无回，死路一条。

但是卢俊义听了不但不以为意，反而大骂店小二道：“放屁！你这厮们都和那贼人做一路！”

李固跪在地下，向卢俊义求告道：“主人可怜见众人，留了这条性命回乡去，强似做罗天大醮！”

卢俊义听了，大喝道：“你省得甚么！这等燕雀，安敢和鸿鹄厮拼？我思量平生学的一身本事，不曾逢着买主，今日幸逢此机会，不就此发卖，更待何时！我那车子上又袋里，已准备下一袋熟麻索，倘或这贼们当死亡亡，撞在我手里，一朴刀一个砍翻，你们众人，与我便缚在车子上。”

原来卢俊义此行，不但预先准备了四面表其心志的白绢旗，而且还特意准备了一袋绑缚梁山贼人的熟麻索。

这卢俊义考虑得也真够周全的。在卢俊义看来，这梁山不但不是什么凶险之处，反而是他卢俊义实现人生抱负的“发卖”之地。

所以卢俊义此去山东，既不是想去东南方巽地避祸，也不是中了吴用的计谋被骗而来，更不是想要上梁山去入伙。他所想的，只是要凭着自己的一己之力，去活捉了宋江这厮，把梁山的贼首解上京师，请功受赏，以遂自己的平生之愿。

说穿了，卢俊义其实是自己主动要来梁山擒贼立功、显姓扬名的，也就是小说第六十回回末所说的：“撇却锦簇珠围，来试龙潭虎穴。”

金圣叹显然看出了其间的曲折。所以，在卢俊义“已准备下一袋熟麻索”句下批道：“可知此行不为买卖而来，真乃写得精神过人。”

不过，为了丑化宋江，美化卢俊义，金圣叹在这里做了一件并不地道的事情，那就是故意把卢俊义白绢旗上的四句话改成了：

“慷慨北京卢俊义，金装玉匣来探地。

太平车子不空回，收取此山奇货去。”

尽管金圣叹改得洋洋得意，末了还加了一句批语，大大地自我表扬了一番：“绝妙好诗，俗本之讹，真乃可恨。”但殊不知这样一改，却影响了小说人物性格的张力和戏剧冲突的表现力，反而大大降低了小说的阅读美感。

有些论者在评论卢俊义题写反诗并去梁山这一行为时，这样说道：“一心只习文练武、忠厚老实的卢俊义自然没有这些花花肠子，也不想不明白这里面的弯弯绕儿，只好迷信地到东南方巽地去避祸。”（齐瑞光：《趣说水浒》，17页）这样的说法，真的不知是从何说起了。

那么，卢俊义到了梁山泊边，是不是就如愿以偿顺利地捉到了梁山贼人了呢？

(未完待续)

三江月 / 悦读

责编李菁 审读胡红亚 美编许明 照排余佳维  
2021年11月12日 星期五

